

新时代大学生人工智能观的引导研究

程文娟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正在重塑大学生认知世界的方式，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工智能观亟须系统性引导。本研究聚焦青年群体技术认知特征，揭示其人工智能观存在工具理性主导、伦理判断失焦、创新思维受限等现实症候。研究论证当前引导工作面临三重矛盾，即技术迭代速度与认知更新滞后的时间差、商业逻辑渗透与价值理性弱化的结构性冲突、技术黑箱效应与主体性发展的认知壁垒。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技术哲学理论，构建“认知纠偏—价值重塑—能力发展”三位一体的引导策略。通过开发技术伦理思辨课程模块，创设人机协作情境下的决策实训项目，建立校企联动的价值观引导实验室，着力破解知行脱节问题。研究提出阶梯式引导体系，将技术批判思维融入专业教育全过程，为高校实现技术素养与人文精神协同发展提供实践方案，助力青年群体在智能时代建立技术应用与社会责任动态平衡。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合理人工智能观

DOI:10.12417/3041-0630.25.22.033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1]。其中影响最深远最根本的问题，莫过于“我们如何看待人工智能”^[2]这一根本性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认知革命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产生双重效应，既拓展认知边界又潜藏异化风险。当前高校教育实践中，技术工具论导向导致人工智能观引导存在表层化倾向，表现为伦理讨论停留于概念辨析、实践教学脱离真实技术场景、价值观塑造滞后于技术发展等问题。本研究突破传统“技术中立”认知框架，以人的主体性重建为核心，通过实证调研揭示大学生在算法依赖、数据隐私、人机关系等领域存在的认知盲区。运用技术批判理论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建立“问题诊断—矛盾解析—策略生成”的引导模型，重点解决价值观引导中存在的被动性、碎片化、低效能等痛点。创新性提出将技术哲学思辨嵌入专业课程体系，通过校企共建虚实融合的伦理决策沙盘，构建“认知启蒙—冲突体验—共识形成”的阶梯式引导路径，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具象化实施方案。

1 新时代大学生人工智能观的总体现状

人工智能技术的泛在化渗透重构了大学生的认知图景，技术工具属性的过度强化导致认知呈现离散化特征。然而，青年群体在算法依赖中形成单向度思维模式，价值判断受商业逻辑侵蚀呈现去主体化倾向，实践场域的技术功利主义进一步压缩创新思维空间，折射出合理人工智能观形塑的深层矛盾。

1.1 技术认知的碎片化与工具理性倾向

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使大学生在认知层面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特征，这种认知方式往往将复杂的技术系统简化为即时

可用的工具集合。短视频平台中算法推荐的精准投喂，使得部分学生习惯于通过15秒片段获取人工智能知识，将深度学习等同于“数据输入—结果输出”的线性过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教育技术的自限性、利益相关者责任意识不足、人工智能规制机制尚未完善”^[3]，导致工具理性思维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表现为过度关注技术效用而忽视其社会影响。这种认知偏差源于技术教育中“重应用轻原理”的倾向，当知识传授停留在操作手册层面，必然导致学生将人工智能视为“黑箱化”工具而非创造性思维载体。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反而加剧认知完整性缺失，快餐式学习模式使技术认知沦为散点状知识拼图，既难以形成系统化知识框架，更阻碍批判性思维的形成。这种工具理性导向的认知方式，正在消解青年群体对技术本质的深度追问能力。

1.2 伦理判断的模糊性与价值主体性缺失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的复杂化使得大学生在伦理判断层面面临价值坐标的迷失，这种认知困境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道德判断标准的游移不定。当自动驾驶汽车面临“电车难题”式伦理抉择时，多数学生倾向于直接采用平台预设的算法解决方案，鲜少思考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排序的合理性差异，这种思维惰性实质是价值主体意识弱化的外在表现。技术伦理教育的结构性缺失加剧了这种困境，例如在机器学习课程中，教师侧重讲解特征工程优化方法，却忽视数据标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种族偏见传导机制。当技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时，青年群体容易陷入“算法即正义”的认知误区，将平台规则等同于道德准则，例如社交媒体中依据推荐算法进行内容筛选时，多数学生默认信息茧房效应是技术中立的自然结果，丧失了对技术权

力异化的警惕性。这种价值主体性的消解，使得技术伦理判断沦为机械的程序执行，而非充满人文关怀的价值抉择。

1.3 实践应用的功利化与创新思维局限

人工智能技术实践中的效率导向正在重塑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这种趋势将技术应用压缩为效益最大化的工具性追求。多数高校创新创业竞赛中，参赛团队倾向于直接调用成熟算法接口完成项目开发，获奖作品虽能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却普遍缺乏底层架构的创新突破。这种现象折射出技术实践中的路径依赖特征，例如学生在图像识别项目中，往往选择调整预训练模型参数以快速达标，而非探索神经网络结构的改进可能。技术竞赛评价体系对短期成效的过度推崇，导致多数作品停留在现有算法优化层面，原创性技术方案呈现萎缩态势。当技术实践异化为工具拼装活动时，学生容易陷入“效率至上”的认知闭环，某校园机器人研发项目因直接套用通用算法框架，忽视特殊场景适配性，最终导致技术方案失效。这种功利化倾向不仅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可能性空间，更在认知层面形成固化的思维屏障，使青年群体逐渐丧失挑战技术边界的探索勇气，将复杂的技术创造简化为既定框架内的参数调试。

2 新时代大学生人工智能观引导的现实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态势与观念引导机制间形成多维张力，教育实践面临三重现实困境。既有引导体系更新速率难以匹配技术迭代节奏，多元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在认知场域展开隐性博弈，技术复杂化趋势与主体认知能力间持续扩大的理解鸿沟，共同构成大学生人工智能观形塑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

2.1 引导体系滞后性与技术迭代速度的张力

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更新滞后与技术迭代速度的失衡，成为制约学生科技观塑造的关键瓶颈。高校课程内容调整周期普遍落后于产业革新，某重点院校机器学习课程仍以监督学习为主，而业界已转向多模态模型应用，导致学生形成“过期认知”。教师知识结构更新受阻，部分教师在智能推荐系统教学中仍聚焦传统算法，未能引入主流技术框架。教育评价机制与创新规律错位，论文导向促使学生选择成熟算法改进而非原创探索。社会培训机构虽填补教学空白，但其碎片化模式易强化“技术工具论”，某生成式AI速成班因忽视伦理教育引发争议。系统性滞后不仅削弱教育预见性，更导致实践偏差，某团队开发智能客服直接套用开源代码引发伦理问题，凸显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压。

2.2 社会多元价值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博弈

在技术迭代引发的认知冲突之外，多元价值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隐性博弈加剧了大学生人工智能观的形塑难度。技术

伦理争议成为价值交锋的焦点，高校围绕“电车难题”算法化的辩论暴露出功利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歧。资本逻辑渗透技术应用，短视频平台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误导学生混淆流量逻辑与技术本质。国际技术社群的话语争夺直接影响教育实践，开源社区伦理标准冲突导致跨国协作出现理念分歧，某国际竞赛中中国团队因坚持数据隐私原则引发争议。技术崇拜思潮驱使部分研究者盲目追逐学术热点，将技术可行性凌驾于社会价值之上。这种博弈在技术社会化中持续显现，某高校推广人脸识别技术时忽视隐私关切遭抵制，暴露理想主义与现实需求的矛盾。面对多重价值冲击，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需在技术认知中重建引导机制，通过伦理思辨训练增强批判性认知，在算法实践中融入核心价值观，使人工智能观培育既回应现实又坚守底线。

2.3 技术黑箱化与认知能力发展的矛盾

在应对价值博弈挑战的同时，技术黑箱化现象与认知发展需求的错位构成了人工智能观培育的新障碍。深度学习模型的高度复杂性使技术运行机制超出常规认知范畴，某高校计算机专业学生虽能调用图像识别接口却无法解释卷积神经网络的特征提取过程，暴露出工具应用能力与原理性认知的断裂。技术迭代速度远超教育体系更新周期，当商业公司推出模块化编程平台时，部分学生因过度依赖可视化操作界面导致基础代码能力退化，形成“会用不懂造”的技术认知空心化。认知依赖链条在跨学科场景中持续延伸，医学院校引入AI辅助诊断系统后，临床专业学生因算法决策过程不透明产生过度信任或盲目排斥两极态度，反映出技术理解力不足引发的认知偏差。技术垄断企业构建的知识壁垒加剧认知鸿沟，某开源社区中预训练模型的参数封闭性迫使学习者停留在功能调优层面，难以触及算法改进的本质层面。这种认知困境倒逼教育者重新审视技术透明度的教学价值，需在工具使用训练中嵌入逆向工程思维，通过拆解经典算法案例提升技术解析能力，使人工智能观建构既适应技术发展现状又满足认知深化需求。

3 新时代大学生人工智能观引导的优化路径

针对人工智能观引导面临的现实挑战，需构建多维协同的引导体系。通过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重塑课程框架，搭建虚实结合的伦理实践平台，整合产学研资源形成价值引导生态，实现认知培育与技术发展的动态平衡，真正让大学生“持有正确的人工智能态度”^[4]。

3.1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引领的课程体系重构

针对技术认知与价值判断的双重困境，课程体系调整需立足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核心要义，并需要“从生命进化、人类心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寻找答案”^[5]。重点把握技术发展与社会形态的辩证关系，某高校将人工智能

发展史嵌入计算机专业必修课,通过解析工业革命中蒸汽机技术与社会生产关系演变,帮助学生理解技术工具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在算法原理教学中强化人的主体地位,当讲解机器学习模型时同步引入劳动异化理论,引导学生辨析算法效率与人文关怀的边界。跨学科课程设计突出技术批判意识,哲学系开设的“科技伦理专题”组织学生围绕自动驾驶责任归属展开辩论,使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认知框架。实践环节注重技术价值观内化,某理工院校在图像识别实验课中增设数据标注伦理审查,要求学生在技术实现前评估训练样本的公平性。这种课程改造打破知识传授的单向路径,构建起技术认知与价值判断的共生系统,为人工智能观培育提供稳定支撑。

3.2 虚实融合的伦理决策实践平台搭建

在课程体系优化的基础上,伦理决策能力培养需要虚实交互的实践载体支撑。某高校开发的自动驾驶虚拟仿真系统,让学生在道路突发场景中体验算法优先权设定的伦理冲突,将抽象原则转化为具象决策训练。现实教学场域同步嵌入伦理审查机制,某人工智能实验室要求学生在数据标注环节记录样本选择依据,形成可追溯的责任链条。校企合作搭建的混合式实践平台,通过科技公司提供的真实案例库,引导学生分析社交媒体推荐算法中的信息茧房效应。跨校联合的伦理沙盘推演活

动,组织不同专业学生围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场景展开角色辩论,促使技术认知与价值判断产生化学反应。这种虚实交织的实践模式打通伦理教育的“最后一公里”,使学生在技术操作中自然形成责任意识与道德自觉。

3.3 产学研协同的价值观引导生态构建

在课程革新与实践深化的双重驱动下,价值观引导需突破校园边界形成社会合力。某科技公司与高校共建的人工智能伦理工作坊,组织学生参与智慧医疗系统的需求分析,直面技术应用中患者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的伦理博弈。行业协会联合高校制定的《人工智能开发伦理指南》,将企业研发中的算法偏见修正案例转化为教学素材,使行业规范与学术研究形成双向滋养。地方产业园设立的跨学科实践基地,安排企业导师指导学生完成社区安防机器人部署方案,在解决误识别率问题时同步撰写技术伦理评估报告。高校智库联合科技企业开展的“技术向善”创新竞赛,要求参赛团队针对外卖平台智能调度系统设计人文关怀模块,推动商业逻辑与价值理性有机融合。这种多方联动的生态体系打破产学研壁垒,使价值观引导贯穿技术研发、应用推广与反思改进的全链条,构建起知行合一的动态循环。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N].人民日报,2025年4月27日第1版.
- [2] 王天恩,王金伟.人工智能观:一个人类新的安身立命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2025,(04):12-19.
- [3] 王斌伟,付圣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中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J].学术研究,2025,(04):1-9.
- [4] 郭亚军,寇旭颖,冯思倩,等.人工智能素养:内涵剖析与评估标准构建[J].图书馆论坛,2025,45(02):42-50.
- [5] 蔡曙山.生命进化与人工智能——对生命3.0的质疑[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9(03):83-99.